



话说

唐朝 三百年



许啸天◎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话说

唐朝三百年



吉林文史出版社
许啸天◎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唐朝三百年/许啸天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5(2007.4重印)
(中国历朝演义丛书)

ISBN 978-7-80528-512-2

I. 唐... II. 许...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0503号

Huashuo Tangchao Sanbainian
书 名 话 说 唐 朝 三 百 年

选题策划 本社策划组
作 者 许啸天
责任编辑 张 克
封面设计 门乃婷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于 涉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印 张 28
印 数 1-6 000册
版 次 2007年4月第2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528-512-2

市场营销电话:0431—85634143

出版说明

◇
1
◇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期和转型期。小说内容取材广泛,写作技巧推陈出新。

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广大读者领略到优秀历史小说的风采,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历朝演义丛书》。其中包括《话说汉朝四百年》、《话说隋朝三十七年》、《话说唐朝三百年》、《话说宋朝三百年》、《话说元朝二百年》、《话说明朝三百年》、《话说清朝三百年》及《话说清朝秘闻艳史》。

这套图书问世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时期,主要作家多为活跃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的鸳鸯蝴蝶派。这些小说以其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志,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读者群,深受大众的欢迎。

❖
出版说明
❖

作为特色独具的通俗历史读物,这套丛书不仅记述了历史要事,展示了历史人物,而且深刻描写了帝王的感情世界,并对宫闱生活做了细致的刻画。取材于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既有助于读者了解深宫密地的帝王生活,也对读者熟知各朝的历史线索大有帮助。这套书不仅曾畅销一时,也是现今许多历史剧的素材乃至底本。希望它们的重版能给您带来透视历史、正视今朝的眼界和乐趣。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浅笑轻歌内府开家宴 遗红拾翠深宫戏宣华	1
第 二 回	金盒传来子占父妾 凌波步去依夺郎心	5
第 三 回	夸国富海市陈百戏 诉衷情明灯映红颜	9
第 四 回	眼波当筵会心默默 火光匝地群盗凶凶	14
第 五 回	燕子入怀娇魂初定 才郎列座慧眼频亲	19
第 六 回	红拂姬人奔公子 紫髯侠客盗兵符	24
第 七 回	茶蘼架下苦雨破好事 都护帐里烹儿饕餮涎	28
第 八 回	花嫩不经抽春风几度 眼媚宣露洗柳色无边	33
第 九 回	剪彩成花秦夫人弄巧 望犇结怨侯家女投环	38
第 十 回	谈天文袁紫烟得宠 贴人情大姨娘多情	43
第 十 一 回	玉环赠处郎心碎 锦缆牵时殿脚行	48
第 十 二 回	画长眉绛仙得宠 幸迷楼何稠献车	53
第 十 三 回	玩童女初试任意车 砍琼花忽得长春药	57
第 十 四 回	烽火连天深宫读表 笙箫彻夜终帟摇身	62
第 十 五 回	楼外烽烟书生划策 宫中酒色将军入彀	66
第 十 六 回	聚家室李渊起义 相英雄虬髯让贤	71
第 十 七 回	陈水戏灯火澈御沼 步月光鹿影惊帝座	75
第 十 八 回	巡宫阙月下遇红颜 坐锦屏裙边订白首	80
第 十 九 回	撤宫禁私通魏氏 入阁门惨杀朱妃	84
第 二 十 回	白绢绕颈炀帝就死 红颜贴体萧后贪生	89
第 二 十 一 回	恩怨分明美人成烈女 忠义昭著内宫护幼君	93
第 二 十 二 回	夏建德自立为王 窦线娘巧战得婿	98
第 二 十 三 回	旧事重提萧后忍辱 新仇暗结秦王遭擒	102
第 二 十 四 回	马上坠弓襄世民结袜 宫中正帝位李渊点妃	107
第 二 十 五 回	通贵妃父子聚麀 争良田妃嫔结怨	111
第 二 十 六 回	卫怀王淫凶杀乳母 隐太子贪色劫夫人	115
第 二 十 七 回	弟杀兄玄武门喋血 父禅子唐太宗即位	119
第 二 十 八 回	王将军巧计杀主 魏丞相私访遗孤	124
第 二 十 九 回	恩情缠绵杨妃失节 宫闱幽秘裴氏送儿	128
第 三 十 回	天子风流侄配婢 东宫横暴奴私主	132



第三十一回	双美人搓脂摘玉 一老妻结义守情	136
第三十二回	兴佛法玄奘出使 伏祸胎武氏承恩	140
第三十三回	箫声起处初施雨露 素筵张时再证恩情	144
第三十四回	排异己萧妃遭谪 结欢心王后屈尊	148
第三十五回	王皇后失宠遭废 韩夫人当筵承幸	152
第三十六回	迎喜宫母女承宠 荣国第帝王祝寿	156
第三十七回	逼奸宫眷敏之得罪 惨杀后妃武氏行权	160
第三十八回	一废再废终立太子哲 初立继立虚设皇帝位	164
第三十九回	炊突无烟佳人丧命 闺阁抱病公主易夫	168
第四十回	冯小宝初入迷魂阵 来俊臣威震丽景门	172
第四十一回	筑明堂大兴土木 夺宠姬祸因奸淫	176
第四十二回	薛怀义力竭身死 张易之身强中选	179
第四十三回	玉臂触处情心动 美貌传时赘婿来	183
第四十四回	皇太女天开异想 崔侍郎暗纵娇妻	187
第四十五回	拔佛须公主斗巧 游夜园驸马偷香	191
第四十六回	皇后裙边云飞五色 太子府中议灭三思	194
第四十七回	韦皇后妙选面首 冯七姨奇制荐枕	198
第四十八回	慧范和尚双雕艳福 太平公主三日奇缘	202
第四十九回	朱棒横飞后妃惨杀 香木杂珮帝子中谗	207
第五十回	惠妃得子金神入胁 明皇遇仙黑僧降龙	211
第五十一回	惠妃计杀太子 力士夜进梅妃	215
第五十二回	廊阁纤笋骊山宫 龙凤腾舞华清池	219
第五十三回	翁占媳杨贵妃承宠 兄通妹虢夫人守寡	224
第五十四回	冰盘献荔枝 温池赐香汤	228
第五十五回	盗美姬庆绪夺父妾 续旧欢采苹承皇恩	233
第五十六回	杨贵妃翠阁争夕 唐明皇夹幕藏娇	237
第五十七回	杨玉环醉排风流阵 李太白狂草训蛮书	241
第五十八回	幸曲江寡妇承恩 返杨府宠姬逢怒	246
第五十九回	贵妃截发赎宠 宫女窥浴动情	250
第六十回	占厦屋夫人营新第 调灵禽天子泣花坟	255
第六十一回	唐天子斗鸡 杨国舅私妹	259
第六十二回	赐御香明驼私发 辱宠臣内殿愤争	264
第六十三回	赐婚姻杨家极宠 讨奸佞张氏遗裔	268
第六十四回	安禄山惊破霓裳曲 杨贵妃醉戏小黄门	273
第六十五回	长生殿梅妃受辱 马嵬驿国忠丧生	278
第六十六回	白绫三尺贵妃毕命 短剑一挥夫人轻生	283
第六十七回	蜀道中玄宗让位 新殿上龟年骂贼	287
第六十八回	李晔题词看锦袜 杲卿割舌殉孤城	292
第六十九回	许远计杀敌将 张巡惨烹爱姬	297

第七十回	猪儿夜刺禄山 龟年途遇李蕃	302
第七十一回	念梅妃宫中刻像 欺上皇道旁拉马	306
第七十二回	会亡妃玄宗晏驾 爱良娣肃宗惧内	311
第七十三回	玉美人引出真美人 假夫妻配成怨夫妻	316
第七十四回	箭贯玉肩注缘分 杯饮洒泪识恩情	320
第七十五回	进忠言建宁王自尽 恋痴情李夫人乔装	325
第七十六回	辅国贪心窃奇宝 秋葵泄妒私俊男	329
第七十七回	李辅国行凶杀国母 程元振设计除奸雄	333
第七十八回	牟羽可汗涎母色 代宗皇帝恋旧情	338
第七十九回	落魄女子充故钗 多情天子怜新人	342
第八十回	元载纳娇妻身败名裂 子仪绑爱子义正辞严	346
第八十一回	粉面郎后宫惑女 锦衣人深山访贤	351
第八十二回	吴国舅力除大憨 小公主下嫁狂儿	355
第八十三回	德宗曲意媚王女 士会弃官娶美人	360
第八十四回	急色儿好色取辱 薄命妇安命作丐	364
第八十五回	乱宫眷朱泚变节 击奸臣秀实尽忠	368
第八十六回	安乐王月下刺贼 德宗帝宫中绝粮	372
第八十七回	退长安朱泚纵色 守项城杨氏助夫	376
第八十八回	窦桂娘忍辱报仇 李宿卫痴情杀主	380
第八十九回	听谗言谋废太子 和蕃人遣嫁公主	384
第九十回	拘弭国进宝 卢眉娘全贞	388
第九十一回	云烟缥缈天子求仙 粉黛连翩学士承宠	391
第九十二回	法门寺迎佛骨 中和殿破私情	395
第九十三回	春色微传花障外 私情败露掖庭中	399
第九十四回	叔恋侄文宗急色 女负男太子殉情	403
第九十五回	夺美妾武宗下辣手 报宿恨郑后行残心	407
第九十六回	竞豪华公主下嫁 贪荒淫天子蒙尘	410
第九十七回	遭大劫黄巢造反 忌明主季述逼宫	414
第九十八回	杀宦官全忠立威 弑昭帝史太行凶	417
第九十九回	缢太后归束唐室 恋妻婢断送晋朝	420
第一百回	长安祸起郭威称帝 陈桥兵变赵宋受禅	424
附 景		428

◇
3
◇

❖
目

录
❖



第一回

浅笑轻歌内府开家宴 遗红拾翠深宫戏宣华

◇
1
◇

※ 浅笑轻歌内府开家宴
遗红拾翠深宫戏宣华 ※

绣户微启，湘帘半卷。那戴黑头巾的男仆，在门外来来往往，手中托着盘儿，把一碗一碗热气薰腾的山珍海味，尽向门边送去。帘内伸出纤细洁白的手儿来，把肴饌接进去。屋子里一阵娇嫩的欢笑声，夹着一个男子的哈哈大笑声，飞出屋子外来。原来今日是中秋佳节，范阳太守朱承礼，在内室中会集他的妻妾儿女，举行家宴。

这朱太守约有五十来年纪，长着白净脸儿，三绺长须。他夫人荣氏，只生有一个女儿，长得娇嫩不过，取名便是娇娜两字。今年十八岁，正是女孩儿发长的时候；加上她花一般的容貌，玉一样的肌肤，腰肢袅娜，身材苗条，真是行一步也可人意儿，看一眼也使人魂销。这是朱太守夫妇二人的掌上明珠，娇生惯养，轻怜热爱；这位小姐也读得满腹诗书，行坐端庄，全不见半点轻狂。朱太守有一位如夫人，小名飞红；年纪二十四岁，性格儿完全和娇娜相反，谈吐锋利，行为敏捷；一张嘴说得莺声嘶嘶，满屋子只听得她的说笑声音。她说的话，又有趣味，又叫人喜欢。太守共有六位如夫人：什么醉绿、眠云、漱霞、楚岫、巫云，却没有一个能赶上她的。外加飞红在六年前又生下了一位公子哥儿，取名安邦；这一下，莫说朱太守把个飞红宠上了天去，便是夫人荣氏想起朱门有后，也便把个飞红另眼相看。这飞红原也有可宠的地方，面庞儿俊俏，眉眼美秀，固然可以颠倒夫主，便是她知书识字，能算会写，偌大一座太守府第，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是这位如夫人看管照料。那合家三四十个丫鬟小厮，外至门公奴仆，不敢扯一句诳，漏一点水儿，这是何等的才干！哪由得朱太守不宠爱她？如今在内室家宴，朱太守在正中坐着，左肩下是安邦公子，右肩下是娇娜小姐，荣氏坐在上首，飞红坐在下横头，那醉绿、眠云、漱霞、楚岫、巫云五位姬人，一字儿陪坐在下面，传杯递盏，说说笑笑。吃过几巡酒，上过几道菜，那楚岫便抱过琵琶来，眠云吹笙，漱霞吹箫，巫云拍板，醉绿便顿开了珠喉唱道：

清明寒食踏青游，生小娇怜未解愁。买得扬州花线髻，时新样子斗梳头。

曲栏低垂湘竹帘，分明窥月见纤纤。丛头鞋子红三寸，金线编成小凤尖。

丛桂中秋始作花，一宵香露浸冰纱。不嫌风露中庭冷，坐向三更看月华。

小庭雨过碧萋萋，采撷群芳各自携。斗草归来香径里，裙花深处浣芹泥。

她唱一段，朱太守赞一声：“好鲜艳的句子！”醉绿把四阙唱完，太守便问：“是谁做的新诗？谱在这金貂换酒的曲子里，分外觉得婉转动人。”醉绿见问，不敢隐瞒，便站起来说道：“这是娇娜的新诗，谱在曲子里，婢子们在三日前才唱得上嘴呢。”太守听说是自己女儿做的诗，喜得他笑逐颜开，忙伸过臂儿去，握住娇娜的手，笑说道：“好孩子！难为你做出这好句子来。”说着，回过头去对飞红说道：“你去把那翡翠砚儿拿来。”那飞红听说，便带了一个丫鬟，转身进房去了。停了一会，见果然捧出一个黄缎子包裹的匣子来，交给太守手里。随手交给娇娜，娇娜接过去，打开包裹来看时，见里面一个玉匣，匣子里面端端正正的嵌着一方翡翠砚儿，光润翠



绿。娇娜把纤指去抚摸着说道：“这可爱的砚儿，爹爹赏了孩儿吧！”朱太守含笑点头说道：“好孩子！你拿去好好地用着，多做几首好诗吧。这是咱在五年前，从海南得来的；虽算不得稀世珍宝，也可算得贵重的物品了。藏在箱子里，几年来不舍得拿出来，如今便赏了你吧。”娇娜听了，喜得忙袅袅婷婷地站起身来，向他父亲道了万福。飞红在一旁接着说道：“小姐得了这砚儿，从今以后做起诗来，不但是句子精，意思新，将来嫁了姑爷，眼见你两口子酬和到天明呢！”娇娜听了，羞红满面，低低啐了一声。朱太守撑不住哈哈地笑起来。在这笑声里，便走上一个大丫头来说道：“汴梁申家的公子来了！”荣氏听了，由不得欢喜起来，一迭连声地说：“快请进来吃酒！想他千里迢迢地跑来，肚子也饿了。”那大丫头听了，急转身传话出去。这里五位姬人和娇娜小姐，听说有陌生人来，忙回避进去。

停了一会，软帘一动，只见玉立亭亭的一位哥儿，趑进屋子来，抢步上前，向朱太守夫妇两人请下安去。荣氏伸手去拉在怀里，一边捏着手，一边唤着：“好孩子！”又问他：“路上辛苦吗？家里父母都健康吗？”那哥儿一一都回了话。飞红送上椅子来，便在荣氏肩下坐着。丫鬟送上杯筷来，荣氏不住地劝酒劝菜。吃过几杯，朱太守说：“甥儿在此，都是一家人，快唤他姐弟二人出来陪表兄吃酒。”飞红听了，急进里屋去。把安邦拉了出来。他表兄弟二人拜见了。荣氏指着飞红对他外甥说道：“这是你舅父的爱宠，也便是我家的泼辣货！好孩儿，你也见识见识。”这哥儿听说，原知是庶舅母，便也上去行了半礼；慌得飞红忙拉住袖子，连说：“哥儿折杀我了！快莫这样。”又笑着说：“六年不见，哥儿出落得这样风光了！可记得六年前在我家做客的时候，常常爱溜进屋子来瞧人梳头，又在镜子里看人搽胭脂，我那时初来，见了哥儿还十分怕羞呢，现在我孩儿也养得这般大了，哥儿若再来瞧我梳头儿，我便把哥儿和抱自己孩儿一般抱在怀里呢！”荣氏听了笑说道：“了不得！泼辣货又显原形了！”一句话引得满屋子人哈哈大笑。笑声未住，只见两个丫鬟捧着一位娇娜小姐出来，上下穿着锦绣衫裙，打扮得珠围翠绕，粉光红艳，把人耀得眼花。荣氏说：“快过来拜见了申家哥哥！”那申厚卿听说，早不觉站起身来，抢步上前，在娇娜小姐裙边深深地作下揖去，他两人对拜着。这一对玉人儿，面貌都长得俊俏动人。厚卿抬起头来，禁不住在娇娜脸上深深地溜了一眼，娇娜小姐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忙去在母亲肩头坐下，厚卿也归了座。说道：“俺们五六年不见，妹妹越发长得和天仙一般了！怪不得我家三妹子天天在家里少也要念三五回娇娜妹妹呢！”飞红接着说：“哥儿既说我家小姐是天仙，方才你为什么不多拜她几拜呢？”一句话说得朱太守和荣氏也撑不住笑了。娇娜羞得坐不住身子，悄悄地扶了丫鬟退进内房去了。

这里朱太守问些路上的情形，厚卿说：“此番出门，一来是奉父母亲的命，特意到舅父舅母前来请安的，二来待到明年春天，就近去赶一趟考。但是甥儿一路下来，看了种种情形，把我肚子里的功名之念，也灰去了大半！”朱太守听了诧异起来，忙问：“外甥，你为什么要灰心？”厚卿回答说：“舅父谅来也是知道的。如今圣天子，一味耽玩声色，任凭那班奸臣，播乱朝政，把国事弄得糟而又糟。这还不算，从来说的，‘民为国本，本固邦宁’；如今据甥儿沿途目击的情形，那百姓们吃的苦，胜过落在十八层地狱里。这样地糟蹋人民，不是甥儿说一句放肆的话，恐怕这隋朝的天下，也是不久长呢！”朱太守听了，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情形，老夫做到命官，岂有不明白之理？无奈上有杨素、虞世基一般奸臣，横行当道，愚弄天子，老夫区一个太守，也是无能为力。但说虽如此，朝廷昏乱由他昏乱，外甥功名也是要紧，将来得了一官半职，正可以替朝廷整顿国政。”

厚卿听了，只是摇头。荣氏伸手抚着厚卿的肩头说道：“好孩儿！你路上到底见了些什么，叫你灰心到这步田地？”厚卿说道：“舅母却不知道，甥儿住在汴梁，耳目甚近，所有皇上一

举一动,甥儿都知道。当今炀帝自从第一次游幸江都以后,回宫去日夜不忘记扬州的风景,再加一班后妃奸臣的怂恿,便要第二次游幸江南,又因皇帝受不得路上的寂寞,要尽将宫中妃嫔带去,预备尽情游玩。又因嫌京城到扬州一条旱路,来往辛苦,便打算从水路走去。从京城到扬州,并没有河道可通,若要走水路,除非漂海过去。皇帝带了后妃漂海,究竟是一件危险事体,便有那凑趣的国舅萧怀静,出了一个主意:说大梁西北方原有一条旧河道,秦朝时候大将王离曾在这地方掘引孟津的水,直灌大梁,年深日久,如今壅塞不通,现在只须多招人夫,从大梁起首,由河阴、陈留、雍兵、宁陵、睢阳一带地方重新开掘,引通孟津的水,东接淮河,不过千里路程,便可以直达扬州。炀帝心中正因司天监台官耿纯臣报称睢阳地方有王气隐隐吐出,上冲房屋,须天子亲临压制。如今听说可掘通睢阳地方,可以掘断王气,将来临幸到睢阳,又不愁不把王气压住,便立刻下诏,传征北大总管麻叔谋做开河都护,又传荡寇将军李渊做开河副使。这位李将军,是正直君子,他知道开河的事是要坑害生灵的,便推病辞职。皇上又补传了左屯卫将军令狐达,充了副使,在汴梁地方立了开河公署。各处颁发文书,号召人夫。不到半年工夫,已招得丁夫三百六十万人;另选少年有力的人,充节级队长,监督工程。可怜连那老人小孩和好人家妇女,都被官家拉去,专做烧饭、挑水、缝衣、洗濯等事务,一共掠去五百四十三万人,一齐动工。那班丁夫,既被官家捉去,有那节级队长手里提着刀棍督看着,早夜不休地做着苦工,只得拼着性命一锹一锹掘去,一天到夜,不敢偷懒,个个弄得腰酸背折,力尽筋疲。若稍稍迟延,不是捆了重打,便是绑去斩首。看他们在那里做工,人人脸上露着惊慌的颜色。每日天未大亮,便要动工,直掘到天色乌漆也一般黑,才许住手。夜间又没有房屋居住,河边草地,随处安身。晴天日暖,还勉强可耐,若遇到雨雪天气,那班工人便直立在大雨地下,不住地向烂泥地上爬挖,弄得浑身沾满了泥土,好似泥鳅一般。不多几天,那般工人究竟都是血肉之躯,如何敌得风寒雨雪?早不觉一个一个的病倒了。无奈那管工的官员,凶狠万分,任你病倒像鬼一般,也不能逃避工作。而且越是害病的工人,越是无功工作。那班队长见了无功工作的,越是打得凶恶,皮鞭下去,一条一条的血痕,打得那班工人和鬼一般地嘶叫着。那河道里,每天倒下去死的人,横七竖八,满眼都是。这情形看在过路人的眼里,任你是铁石人也要下泪的。可恨那班督工的官员,只顾官家工程,不顾百姓性命,那班丁夫死了一批,又补拉上一批。后来死的越多,拉的人也越多了。一处地方,能有几多精壮的男子?看看那男子拉完了,只得将那老幼妇女一齐拉来搬泥运土,便是住在乡僻小地里的小家妇女,也没有一个人能免得。那班老弱妇女,越发熬不起苦;不多几日,便死了无数。那尸身填街塞巷,到处哭声不绝。甥儿一路下来,只在死人堆里走去。有那心肠软些的县官,便另雇人夫,借用开河道装泥土的车子,先将尸骸搬运到荒野地方去埋葬。一天里边,还是埋的少,死的多,一路来,北起河阴,南至雍丘,那抬死人的和抬泥土的相伴而行。舅母请想想,这种凄惨的情形,果然是那些做官员的凶狠暴厉,但若遇到圣明当道,不贪游乐,虽有奸臣,也不可凭借了。如今昏君在上,奸臣在下,甥儿是生性憨直的,便是考取了功名,得到一官半职,在奸臣手下讨生活,也决弄不出什么好处来的,倒不如埋头读书,不求功名,养得才华,待他日去辅佐圣明。不啊,仗着书生的本色,去上他一本万言书,尽言竭谏,也不失为一个忠义的秀才。”朱太守听了,拍着他外甥的肩头,说道:“好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只怕举世浑浊,一人独清,你上了万言书,非但得不到好处,反惹下大祸来,倒不是玩的。我劝你还是莫问是非,多喝几杯酒吧!”说着,招呼丫鬟替厚卿斟上酒,舅甥两人,传杯递盏,欢笑痛饮起来。

朱太守这时有了七分醉意,便吩咐把五位姬人唤出来,说:“今日甥儿在此,不可不求一乐。甥舅和父子一般,原不用什么避忌,你们快拣那好的曲儿弹唱起来。”一句话未了,那巫



云，楚岫、醉绿、漱霞因一班姬人一齐调弄乐器；眠云趁着珠喉，唱一曲《醉花枝》，楚云也唱了一折《凌波曲》。这《凌波曲》是说甄后的故事，朱太守作了，亲自教给眠云的。曲词道：“燃豆其，釜中泣，乘飞帛，波中立，有心得，无心失。杀贼今年为此奴，沉水神交梦有无？父兄子弟争一隅，独不念彼亦袁家之新妇！”一句一折，折到高处，余音娓娓，绕梁不断。朱太守听唱自己做的词儿，衬着娇喉，愈觉得得意，早不觉连喝着三大觥，酩酊大醉。飞红上来，扶着太守进卧房睡去。

这里荣氏见丈夫出了席，便招呼五位姬人一齐坐下吃酒。这五个姬人，个个都是绮年玉貌，爱说笑游玩的，见了申厚卿是一位公子哥儿，品貌又美，性情又和顺，谁不要和他去兜搭！大家抢着你一杯我一杯劝他的酒。

厚卿原是大酒量，越是多吃了酒，越是爱多说话儿。那班姬人问他：“哥儿在京城地方，可有宫里的新鲜故事讲几桩给我们听？”厚卿听了，忙丢下酒杯，连说：“有，有！如今的炀帝，原是一个好色之徒，他在宫中干的风流事体多呢！文帝原有两个儿子，都是独孤太后所生。大儿子杨勇，早年立为太子，第二个儿子，就是当今皇帝。当时取名杨广，先封晋王，出居晋阳；无奈杨广久有谋夺皇位的心思，他虽封藩在外，却时时行些贿赂，尽些小心在文帝的近臣身上。那班近臣都替杨广说好话，杨广也时时进宫去，在父王跟前尽些孝道。独孤皇太后原是宠爱小儿子的，又时时在文帝跟前替杨广说话，杨广又结识上了越国公杨素，里外合力，生生地把一位无罪的东宫废了，改立如今的皇上做太子。那杨广改住东宫，天天在先帝宫中厮混。当时有一位陈氏宣华夫人，原是先帝所宠爱的，夜夜招幸，先帝已是年老了，又在色欲上面，不免有些过度。不多几天，弄出一身病来。宣华夫人和先帝正在情浓，见先帝有病，便日夜不离，侍奉汤药；那杨广也要博一个纯孝的名儿，时刻在父皇龙床前周旋。这时杨广和宣华夫人天天见面，他见宣华夫人的打扮：黛绿双娥，鸦黄半额，蝶练裙不长不短，凤绡衣宜宽宜窄。腰肢似柳，金步摇曳翠鸣珠，鬓发如云，玉搔头掠青拖碧。雪乍回色，依依不语，春山脉脉，幽妍清倩。依稀是越国的西施，婉转轻盈；绝胜那赵家合德，艳冶销魂，容光夺魄。真个是‘回头一看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荣氏听了笑说道：“痴孩子！美便美罢了，念这一段酸词儿做什么？”厚卿自己也觉好笑，说道：“甥儿也是随嘴念念罢了。总之一句话，炀帝是一个好色的人，他在宫里天天和美人厮混，岂有不动心的道理？有一天，炀帝进宫去问候先帝病情，正在分宫路口，遇到宣华夫人，他便抢上前去深深一揖，趁势把袍袖在宣华夫人的裙边一拂。裙底下露出宣华夫人的小脚儿来。宣华夫人见这情形，知道炀帝来意不善，急回身找路走时。早被炀帝上前来把身子拦住。嘴里说什么：‘俺杨广久慕夫人仙姿，今日相逢，实是天缘，倘蒙夫人错爱，我杨广生死不忘！’这些丑话。他竟涎皮涎脸地向宣华夫人怀中扑去，吓得宣华夫人不敢从分宫路走，依旧转身向文帝的寝宫中逃去。

文帝这时正病得气息奄奄，昏昏沉沉地睡着，宣华夫人被炀帝追得慌张，急匆匆地逃进寝宫，不料头上一股金钗被帘钩抓下，巧巧落在一只金盆上面，当的一声响，猛地把文帝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这时宣华夫人已走近龙床，只见她气喘吁吁，红晕满脸，文帝是久病的人，易动肝火，见了这情形，便怒声喝问。宣华夫人知道事情重大，便低着脖子不敢作声。文帝看了，愈加怒不可抑，颤着声音喝道：‘什么事儿如此惊慌？快快说来！你若不说，便当传内侍立刻赐死！’宣华夫人见自己到了生死关头，没奈何只得跪倒在龙床前，一面淌着眼泪，慢慢地把太子杨广调戏她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文帝不听犹可，听了这个话，气得他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挣了多时，才挣出一句：‘这淫贱的畜生！’一口气转不过来，便晕倒在龙床

上。宣华夫人慌得忙抱住文帝的身体，大声哭喊起来。一时里那独孤皇后和三宫六院的妃子，统统赶进寝宫去。炀帝也得了风声，只是不敢去见父皇，却躲在寝宫门外探听消息。这里文帝隔了多时，才转过一丝悠悠的气来。见了独孤太后，便拿手指着太后的脸，气急败坏地说道：‘全是皇后误我，枉废了吾儿杨勇！’又一迭连声说：‘快传旨宣杨素进宫！’厚卿说到这里，觉得口干了，便擎起酒杯要向嘴里倒。荣氏忙拦住说：“冷酒吃不得的，快换热酒来！”这才把他的头打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金盒传来子占父妾 凌波步去依夺郎心

范阳太守府的内室里，正排家宴，一群姬妾们，正围住一个少年哥儿坐着，听那哥儿嘴里滔滔不绝地说隋炀帝风流故事，说得有声有色。那姬妾们都听怔了，满桌面排列着好酒好菜，也忘记去吃它，那两旁站立着的奴仆丫鬟，也听出了神，忘了传酒递菜。直到这少年厚卿说得嘴干了，才把话头打断，荣氏劝他吃些酒菜。内中一个醉绿，最是急性人，她正听到好处，如何肯罢休，便一迭连声地央告着道：“好哥儿，快讲给我们听！那文帝要传杨素，后来便怎么样呢？”厚卿吃干了一杯热酒，眯云凑趣儿，夹过一片鹿肉儿送给厚卿跟前，厚卿忙站起来道了谢，拿筷子夹起吃了。又接下去说道：“这时炀帝在偏殿候信，文帝传唤杨素，自有他的心腹太监前去报信，炀帝便吩咐他去候在朝门外，若见杨素到来，千万先引他到偏殿里见我。此时文帝卧病日久，百官无主，日日齐集在朝房中问安；忽见皇帝有旨意宣召越国公杨素，便一齐到午门外来探听消息。那杨素早已和炀帝通了声气，听得一声宣传，便随两个内史官走进宫来，到大兴殿前，早有几个太监上前来围住。嘴里说：‘东宫有请’。杨素何等奸雄，他岂有不明白之理！待到得偏殿，见炀帝满脸慌张之色。炀帝见了杨素，便上去抓住袖子，低低地说道：‘公倘能使孤得遂大志。定当终身报答大德！’杨素听了，只说得‘殿下放心’四个字，便匆匆随着内史官走进文帝寝宫去。

“文帝一见杨素，便大声说道：‘卿误我大事！悔不该立杨广这个畜生！’杨素听了，故作诧异的神色道：‘太子一向仁孝恭俭，并无缺德，今何故忽违圣心？’文帝气愤愤地说道：‘好一个仁孝恭俭！这全是平日的假惺惺。如今他欺朕抱病，竟潜伏宫中，逼占庶母，似这样的禽兽，岂可托付国家大事？朕病势甚重，眼见不能生存，卿是朕的心腹老臣，谅来决不负朕。朕死以后，必须仍立吾儿杨勇为嗣皇帝，千万勿误！’杨素听到这里，陡然变了脸上的颜色，冷冷地说道：‘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国本岂可屡易？老臣死不敢奉诏！’文帝听杨素说出这个话来，早气得浑身打战，戟指骂道：‘老贼明明与畜生同谋，叛逆君父，朕被你们欺瞒，生不能处你们于极刑，死去变成厉鬼，也不饶你们的性命！’听他喉间一丝气儿，越说越促；说到末一句，声嘶力竭，喘不过气来。他还死挣着大呼：‘快唤吾儿杨勇来！快唤吾儿杨勇来！’一口血直喷到罗帐上，猛把两眼一翻，便把身子挺直，不言不语了。



“文帝死过以后，杨素真的帮助炀帝登了皇帝大位。从此杨素的权势，便压在炀帝上面，他引进了许多奸臣，什么萧怀静，麻叔谋一班人，横行不法，闹成如此的局面。好在这炀帝自从即了皇帝位以后，从来不问朝政，他这时有三宫六院，八十一御妻，尽够他淫乐的了，但他总念念不忘那位宣华夫人。他做天子的第三天，见各处宫院妃嫔夫人都来朝贺过，独不见那宣华夫人前来朝贺。他便忍不得了，把预备下的一个金盒儿，外面封了口，御笔亲自签了字，打发一个太监去赐予宣华夫人。

“那宣华夫人，自从那天违拗了炀帝，不肯和炀帝做苟且之事。如今见文帝死了，炀帝又接了皇帝位，知道自己得罪了新皇帝，将来不知要受怎样的罪，独自坐在深宫里愁肠百结，又羞又恼。后来她横了心肠，准备一死，便也不去朝贺。她又想自己究竟是新皇帝的庶母，谅也奈何我不得。正是回肠九曲的时候，忽见一个内侍，双手捧了一个金盒子，走进宫来，说道：‘新皇帝赐娘娘的，盒内还有物件，皇上吩咐须娘娘亲手开看。’宫女上去接来，宣华夫人看时，见盒子四周都是皇封封着，那盒口处，又有御笔画押。宣华夫人疑心是炀帝赐她自尽的毒药，想自己绮年玉貌，被文帝选进宫来，陪伴年老皇上，已是万分委屈的了；如今却因为要保全名节，得罪了新皇帝，不想便因此断送性命。一阵心酸，早不觉两行珠泪，直向粉腮儿上落下来。宫中许多侍女，见宣华夫人哭得凄凉，便也忍不住陪着她淌眼泪。宫中，哭得天昏地暗。那送金盒来的太监，守候得不耐烦了，便一迭连声地催她开盒。宣华夫人，延挨一会，哭泣一会儿；到末一次，她被内侍催逼不过，把牙齿咬一咬，小脚儿一顿，嗤地一声，揭破封皮，打开盒儿来看。转不觉把个宣华夫人看怔了。这金盒里，原来不是什么毒药，却端端正正地放着一个同心结子。左右宫女，都围上去一看，一齐欢喜起来，说道：娘娘千喜万喜！倒把个宣华夫人，弄得娇羞无地。她把盒儿一推，转身去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语。那内侍见宣华夫人既不收结子，又不谢恩，便又催她说：‘娘娘快谢了恩，奴才好去复旨！’两旁的宫女，谁不巴望夫人得宠，大家也可以得点好处，便你一句我一句，劝她说：‘娘娘正在妙年，难道就竟在长门深巷中断送了终身？如今难得新天子多情，不但不恼恨娘娘，还要和娘娘结个同心，娘娘正可以趁着盛年，享几时荣华富贵。’这宣华夫人原是个风流自赏的美人，如今听了众人的劝，由不得叹了一口气说道：‘新天子如此多情，我也顾不得了！’当下袅袅婷婷地站起来伸着纤指把结子取出，又向金盒拜了几拜。那内侍接过盒子，复旨去了。

“这里宣华宫的侍女，知今天新皇上要临幸太妃，便急急忙忙把宫中打扫起来，放下绣幕，撤下御香，那一张牙床上，更收拾得花团锦簇，大家静悄悄地候着。看看初更时分，不见御辇到来，过了二更时分，也不见动静。快到三更了，大家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忽听得远远啾啾喝道的声音。大家惊醒过来，一齐抢到宫门外去守候着。只见御道上一簇红灯，照着一位风流天子，步行而来。

“原来炀帝初登帝位，六宫新宠，真是应接不暇；在萧后跟前，又须周旋周旋。又因子占父妾，给旁人看见，究属不妥，故意延挨到夜静更深时候，悄悄地来会宣华。这宣华夫人在宫中，又惊又喜，又羞又愧，弄得情思昏昏，不觉和衣在床上朦胧睡去，忽被宫女上来，悄悄地推醒，也不由分说，簇拥着走出宫来，在滴水檐前，和炀帝相遇。身旁的太监，高擎着红灯，照在宣华夫人脸上。宣华夫人不由得匍匐在地，低低地称了一声‘万岁’。炀帝见了，慌忙上前用手搀住，领着走进宫去。这时屋内红烛高烧，阶前月色横空，映在宣华夫人脸上，娇滴滴显红白。炀帝把宣华的手儿一引，引在怀前，低低地说道：‘今夜朕好似刘阮入天台！’宣华夫人只侧着颈儿，不言不语。炀帝又说道：‘朕为夫人寸心如狂，前日之事，几蹈不测，算来都只为夫人长得美丽风流，使朕心荡。如今天缘凑合，疏灯明月，又见仙容，夫人却如何慰藉朕心？’炀帝连

问数次，宣华不觉流下泪来，说道：“贱妾不幸，已侍先皇，名分所在，势难再荐。前日冒犯之处，原出于不得已，万望万岁怜恕，况陛下三千粉黛，岂无国色？何必下顾残花败柳？既污圣身，又丧贱节，还望陛下三思。”炀帝听了，笑道：“夫人话原是好话，无奈朕自见夫人以后，早已魂销魄散，寝食俱忘；夫人倘不见怜，谁能治得朕的心病？”好个隋炀帝，他说到这里，便深深地向宣华夫人作下揖去，慌得宣华夫人忙把炀帝的袖儿拉住，便情不自禁，抬头向炀帝脸上一看，月光正照在皇帝脸上，见他眉清目秀，好一个风流少年。自古嫦娥爱少年，炀帝如此软求哀恳，宣华夫人心中早已下了一个‘肯’字，只是羞答答说不出口来。正在这当儿，左右送上筵宴来。炀帝吩咐：“把筵席移在檐前，今夜陪伴娘娘赏月。”便挽了夫人的手，同步出帘幕来。此时宫禁寂静，月光如水，花影树阴，参差庭院。炀帝和宣华夫人相对坐在席上，真好似月宫神女，蓬岛仙郎。炀帝满斟一杯，递与夫人道：“好景难逢，良缘不再，今夜相亲，愿以一杯为寿。”宣华接着，含羞说道：“天颜咫尺，恩威并重；今夜定情，但愿陛下保始终耳！”说着，也斟了一杯，送在炀帝手里。

“他两人一言一笑，渐渐亲热起来。宣华夫人薄醉以后，风情毕露，轻盈旖旎，把个炀帝弄得神魂颠倒，一时里搔不着痒处。浅斟低笑，看看已是月移斗换，宫漏深沉，炀帝站起来，握住宣华夫人的手，在月光下闲步了一会儿，方才并肩携手，同进寝宫去。一个坠欢重拾，一个琵琶新抱，他两人你怜我爱，早把先帝的恩情一生的名义置之度外。那时甥儿在京里听得有人传下来两首诗儿，专说炀帝和宣华夫人的故事道：

月窟云房清世界，天姝帝子好风流；香翻蝶翅花心碎，娇嫩莺声柳眼羞。红紫痴迷春不管，雨云狼藉梦难收；醉乡无限温柔处，一夜魂消已遍游。不是桃夭与合欢，野鸳强认作关雎；宫中自喜情初热，殿上谁怜肉未寒？谈论风情直畅快，寻思名义便辛酸！不需三复伤遗事，但作繁华一梦看。”

荣氏听他甥儿说完了，笑说道：“孩子这样好记性，啰啰唆唆说了一大套，又把词儿也记上了。”眠云接着说道：“这一段故事，敢是哥儿编排出来的？怎么说来活灵活现，好似亲眼目睹的一般？听哥儿说来，当今天子如此荒唐，我却不信。”醉绿也接着说道：“俺老爷常有宫里的人来往，怎么却不听得说有这个？”厚卿说道：“诸位姨娘有所不知；舅父这里来往的，都是宫中官员，怎么能知道内宫的情事？便是略略知道，于自己前程有碍，也决不肯说给外边人知道。俺家新近来了一个老宫人，他是伺候过宣华夫人来的，空闲无事的时候，他便把皇帝的风流故事，一桩一桩地讲给俺听。这情景虽不能说是俺亲眼看见的，却也和亲眼见的差得不远。”大姨娘说：“不信当今天子有如此荒唐。”厚卿笑道：“你不知道当今天子荒唐的事儿正多着呢！这样糊涂的天子，满朝都是奸臣，俺便赶得功名，有何用处？”说着，不觉叹了一口气。楚岫接着说道：“好哥儿！你说当今天子荒唐的事体多，左右老爷不在跟前，再讲究一二件给我们听听吧。”

说话之间，飞红也悄悄出来，接着说道：“好哥儿，你说的什么，我也不曾听得呢。如今求你快再说一个给我听听，我替哥儿斟一杯酒吧。”说着，从丫鬟手里接过酒壶来，走到厚卿跟前，亲手把整杯中的冷酒倒去，斟上一杯热酒，把酒杯擎在厚卿唇前。慌得厚卿忙站起身来，接过酒杯去，连说：“不敢！”荣氏拦着说道：“你们莫和哥儿胡缠了，哥儿一路风霜，想也辛苦了，再他话也说多了，哥儿在我家日子正长呢，有话过几天再谈，你们劝哥儿多吃几杯酒，却是正经。”

飞红听了，把红袖一掠，说道：“劝酒吗？还得让我呢。”说着，回头唤丫鬟在荣氏肩下排一个座儿坐下，趁着娇喉，三啊六啊和厚卿猜起拳来。看她一边说笑着，一边猜着拳儿。鬟儿底



下的两挂耳坠儿和打秋千似的乱晃着。那臂上的玉钏儿，磕碰着叮叮咚咚地响起来。看看飞红。连输了三拳，吃下三杯酒去，一时酒吃急了，那粉腮上顿时飞起了两朵红云来，一双水盈盈的眼珠，却不住地向厚卿脸上溜去。荣氏在一旁说道：“大姨儿总是这样蛮干的，要劝酒也须斯斯文文地行一个令儿，慢慢地吃着，才有意思。”

眠云听说行令，她第一个高兴，忙说道：“太太快想，俺们行一个什么令儿，才有趣呢？”荣氏略低头想了一想，说道：“俺们来行一个‘女儿令’吧。第一句要说女儿的情性和言动举止，都可以，接一句，要用诗书成句。说不出成句的，罚一大觥；说成句不对景的，罚一中杯；说得不错的，饮一小杯，门杯缴过令，挨次说出。”飞红听了说道：“太太快饮一杯发令，俺预备着罚一大觥呢！”丫鬟上来，先替荣氏斟一杯。荣氏拿起酒杯来饮干了，说道：“女儿欢，花须终发月须圆。”接着便是厚卿说道：“女儿妆，满月兰麝扑人香。”说着便饮过门杯。坐在厚卿肩下的，便是安邦，他年纪小，不懂得这个。厚卿说道：“我代安弟弟说一个罢。”眠云抢着道：“我有一个了，代安哥儿说了罢。”荣氏点头道：“你说！你说！”眠云道：“女儿裳，文采双鸳鸯。”安邦听眠云说了，也饮了门杯缴令。安邦肩下，便是飞红。听她说道：“女儿娇，鬓云松，系裙腰。”下去便是醉绿，说道：“女儿家，绿杨深巷马头斜。”紧接着醉绿坐的，便是漱霞，说道：“女儿悲，横卧乌龙作妒媒。”接着巫云说道：“女儿离，化作鸳鸯一只飞。”荣氏听了，不觉向漱霞、巫云脸上看了一眼。巫云肩下才是眠云，她想了一个替安邦说了，轮到自己，却一时想不出好的来了；只见她低着脖子思索了半天，说道：“女儿嫁，娥皇女英双姊妹。”飞红第一个嚷道：“三姨儿该罚一大觥！”眠云听了，怔了一怔，说道：“我说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罚呢？”飞红把嘴一撇，说道：“亏你还说好好的呢？你自己听听，那嫁字和妹字，敢能押得住韵吗？”眠云这才恍然大悟，连说道：“我错我错，该罚该罚。”荣氏说道：“罚一中杯吧。”说着，丫鬟斟上酒来，眠云捧着酒杯，咕嘟咕嘟地吃干了。这时席面上只剩了一个楚岫，飞红催他快说。楚岫便说道：“女儿怨，选入名门神仙眷。”眠云听了笑说道：“五姨儿也该罚。我说的，只是不押韵罢了，五姨儿说的，竟是不对景了。”楚岫问她：“怎的不对景？”眠云说道：“你自己想吧，做女孩子选入了名门，又做了神仙眷，还要怨什么来？”一句话说得楚岫自己也笑起来，连说：“我罚！我罚！”自己拿了一个中杯，递给丫鬟，满满地斟了一杯吃了，又合座饮了一杯完令。

忽然飞红跳起来说道：“这法儿不妙，我们原是劝外甥哥儿的酒来的，如今闹了半天，外甥哥儿只饮了一小杯门杯，俺倒和他猜拳输了，反吃哥儿灌了三大杯，这不是中了反间计吗？”说得满桌的人，都不觉好笑起来。眠云接着说道：“这也怨不得人，是你自己没本领败了下来，你有志气，还该再找外甥哥儿报仇去。”飞红忙摇着手说：“我可不敢了！”眠云说道：“你不敢，我却敢呢！”说着，唤丫鬟斟上两杯酒来，笑说道：“外甥哥儿请！”这三姨儿的指甲，是拿凤仙瓣染得点点鲜红，她伸着指儿猜拳，一晃一晃地煞是好看。正娇声叱咤，嚷得热闹的时候，忽见一个大丫鬟走进屋子里来，说道：“老爷醒了，唤三姨儿和六姨儿呢！”那眠云听了，只得丢下厚卿，和巫云两人手拉手儿地离席进去了。这里安邦也朦胧着眼皮儿，拉着他妈的袖子，说要睡去了。丫鬟正送上汤果来，荣氏说道：“也是时候了，外甥哥儿一路辛苦了，吃些汤果，早些睡去，有话明天再谈吧。”一场家宴，直吃到黄昏人静，厚卿站起来告辞，退回客房去安睡。

从此厚卿便久居在他舅父朱承礼家里做客，有他舅父的六位如夫人和他做伴，天天说笑着，倒也不觉寂寞。朱太守的六位如夫人，飞红进门最早，合府上唤她大姨儿，唤醉绿做二姨儿，眠云做三姨儿，漱霞做四姨儿，楚岫做五姨儿，巫云做六姨儿。大姨儿为人最是厉害，模样儿也最是风骚，只因朱太守日久生厌，只把家务交给她管理，那床第之欢，却只唤三姨儿和六姨儿去。只因三姨儿弄得一手好丝弦，唱得一腔好曲子，朱太守到沉闷的时候，却非她不可。

六姨儿进门最迟,年纪也最小,旧爱果然夺不得新欢,因此六姨儿房中时时有朱太守的欢笑之声,不知不觉却把那其余的如夫人冷落了下來。如今却半天里落下一个申厚卿来,大家见他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公子哥儿,性情又和顺,又会说笑,便终日围着他说说笑笑,解着闷儿。厚卿终日埋在脂粉堆里,心中却念念不忘那位表妹娇娜小姐。

原来这厚卿自幼儿在舅家养大的,他和娇娜小姐,只差得两岁年纪。厚卿只因生母死了,九岁上便寄住在舅家,直到十四岁上,他父亲调任岭海节度使,便道把厚卿带在任上,亲自课读;如今厚卿的父亲年老多病,告老在家,厚卿和娇娜小姐足足有六年不见面了。在这六年里面,厚卿虽说小孩儿心性,但他却无日不挂念娇娜。只因两地隔得又远,无事又不能到舅父家里来。厚卿屡次想借探望舅父为名,来和娇娜见面,却屡次不敢和他父亲说明,如今幸得他父亲做主,打发他出门赶考,顺路来探望舅父,把个厚卿欢喜得忙着赶路。

却巧遇到沿路上万的人夫开掘河道,他眼见那人夫的困苦情形,又处处受工人的拦阻,害他不得和娇娜早日见面,因此他心中把个隋炀帝恨入骨髓。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冒霜犯露,赶到了范阳城,他不曾见得娇娜的面,想起六年前和娇娜在一块儿那种娇憨的样子,真叫人永远忘不了的。后来在筵席前见娇娜打扮得端端庄庄出来,看她越发出落得花玉精神,天仙模样;不说别的,只看她一点朱唇,粉腮上两点笑涡,真叫人心醉神迷。只可惜当着舅父舅母的跟前,不便说什么心腹话儿,他蛮想趁没人在跟前的机会,把别后的相思尽情吐露一番;谁知自从当筵一见以后,五七日来,不能再见一面。反是那些什么大姨儿啊三姨儿啊,终日被她们缠得头昏脑涨,只因厚卿在娘儿们身上是最有功夫的,他心中虽挂念着娇娜,那嘴里却一般地和她们有说有笑。

直到第十天上,厚卿走进内堂去,正陪着他舅父舅母谈话,娇娜小姐也伴坐在一旁,她见了厚卿,也只是淡淡地招呼了一声,低着脖子在她母亲肩下坐了一会,便起身回房去了。厚卿见了这情形,真是一肚子冤屈,无可告诉,便即立刻向他舅父舅母告辞,说明天便要动身回家去了。娇娜正走到门帘下面,一听厚卿说要回去的话,不由得把小脚儿略停了一停。只听她父亲对厚卿说道:“甥儿多年不来,老夫常常挂念;好不容易,千里迢迢地赶来,正可以多住几天。况你父亲也嘱咐你,顺便明春赶了考再回去,也不算迟,怎么说住了不多几天,便要回去了?敢是我家简慢了你,使你动了归家的念头。甥舅原是和父子一般的,甥儿你肚子有什么委屈,不妨直说出来。好孩子!你在我家千万挨过了明春的考期回去,使我在你父亲面上也对得起。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老实对我和你舅母说出来,俺们总可以依你的。再者,朝廷新近打发内官许廷辅南下办差,老夫在这几天里面,要赶上前站迎接钦差去,这衙署里还得托甥儿代为照看,怎么可以说归家去的话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夸国富海市陈百戏 诉衷情明灯映红颜

申厚卿住在他舅父内衙里,一连十多天不得和他表妹说一句知心话儿,心中郁郁不悦,



便起了归家之念，当时向他舅父告辞，被他舅父说了许多挽留他的话，又说自己要赶上前站迎接钦差去，托他甥儿照看衙署。这一番话，不容厚卿不留住下了。他舅母荣氏，也把厚卿揽在自己怀里，一手摸着脖子，嘴里好孩儿长好孩儿短地哄着他。又说：“外甥哥儿住在外面客房里，清静寂寞，怨不得你要想家了。”说着，便回过头去对一班丫头说道：“你们快把外甥哥儿的铺盖搬到花园里西书房去！住在里面，俺娘儿也得常见面热闹些，没得冷落了我这孩子。”只听得一班丫鬟的答应了一声。

当天晚上，厚卿果然搬在内厅的西书房里住。到二更时分，忽听得纱窗上有剥啄的声息，厚卿急开门出去看时，见娇娜小姐扶着一个丫鬟，站在月光地下。看她含着笑向厚卿点头儿，月色映在她粉庞儿上，娇滴滴越显红白，厚卿痴痴地看出了神，也忘了邀她们屋里坐。倒是那丫鬟扑哧地笑了说道：“客来了，也不知道邀俺们屋里坐，只是目灼灼贼似的瞧着人！”一句话提醒了厚卿，道：“啊哟！该死，该死！”忙让娇娜屋里坐下。这时厚卿坐在书桌前，娇娜背着灯儿坐，两人默然相对，满肚子的话抓不住一个话头儿。半晌，厚卿便就案头纸笔写成七绝两首。娇娜转过身去，倚在桌旁，看他一句一句地写道：

乱惹香烟倚粉墙，绛罗斜卷映朝阳。芳心一点千重束，肯念凭栏人断肠？

娇姿艳质不胜春，何意无言恨转深。惆怅东君不相顾，空留一片惜花心！

厚卿才把诗句写完，娇娜急伸着手去把笺儿夺在手里，笑说道：“这是说的什么？”厚卿道：“这是我昨天在花园里倚着栏杆看花，随嘴诌的烂诗，如今妹妹来了，我便不怕见笑，写出来请妹妹修改修改。”娇娜听了，由不得把她的朱唇一撇，说道：“哥哥哄谁呢？这上面的话，明明是怨俺冷落了你。”一句话说得厚卿低头无语。停了一会，厚卿便说道：“妹妹自己想吧，六年前我住在妹妹家里，陪妹妹一块儿读书的时候，俺两人何等亲热？如今六年不见，谁知妹妹人大志大，见了我来了，给你个五日不理，十日不睬，这叫我如何能忍得？妹妹知道的，我母亲早已死了，父亲自从娶了继母以后，渐渐地把我冷淡下来；我在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这六年里面所念念不忘的，只有一个妹妹。如今妹妹又不理我，我没得别的望了，只有回家去闷死罢了！”厚卿说到这里，不由得他音声酸楚起来。娇娜听了，只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俺冷淡哥哥，原是俺不是，但哥哥也须替俺想想：一来，俺做女孩儿的年纪大了，处处须避着嫌疑；二来，俺如今家里也不比从前了，自从爹爹娶了几位新姨儿在家，人多嘴杂，俺平日一举一动，处处留神，还免不了她们说长道短。如今哥哥来了，她们打听俺和哥哥是自幼儿亲热惯的，便处处看冷眼留心着，倘有什么看在她们眼里，不说别的，只是那六姨儿，是俺爹爹最得宠的，只须她在俺爹爹跟前吐出一言半语，那我便休想再活在上上了！哥哥却不知道，如今俺家里已是颠倒过来了；俺母亲虽说是一家的主母，却拉不住一点权柄。大姨儿当了家，俺母女二人，便须在别人手下讨生活。那六姨儿又爱在俺爹爹跟前拿俺母女凑趣儿，自从她进了门，满家里搅得六神不安。俺父亲和俺母亲，常为这个生了意见。他两老人家，面和心不和，撇得俺母女二人，冷清清的！”娇娜小姐说到这里，也便把脖子低了下去，停住了说话。屋子里静悄悄地半晌；那丫头催着道：“小姐来的时候久了，怕老夫人查问，俺们回房去吧。”娇娜小姐才站起来，说了一句：“明天会。”慢慢地走出房去。厚卿好似丢了什么，急站起身来要上去留住，心想又不好意思。娇娜小姐已走出屋子去了，他还痴痴地对着灯光站在屋子中间，动也不动。

从这一晚以后，娇娜小姐便常常瞒着她母亲，由丫头伴着在黄昏人静时候，悄悄地到书房里来会厚卿。他二人见了面，不是谈一会从前年幼时候的情景，便是谈谈家务，谈来谈去，他二人总觉得不曾谈到心坎儿上。娇娜小姐又是多愁善悲的人，她谈起自己在家孤单和身世来，便惨凄凄的十分可怜；厚卿听了，也找不出话来说劝她，只是大家默默地坐一会便散去了。